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税收数据显示，个税“调高惠低”的作用不断显现

综合所得年收入10万以下基本无需缴个税

□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 15 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自 2018 年我国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新税制以来，个人所得税发挥调高惠低作用，目前综合所得年收入 10 万元以下基本无需缴纳个税。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2018 年，我国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第七次修订，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从原来的每人每月 3500 元提高至 5000 元。同时，设立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 6 项专项附加扣除，2022 年新增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2023 年又提高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 3 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李平举例说，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纳税人，若他

有一个小孩，与妻子分摊享受子女教育专扣，即可扣除 1000 元 / 月；若他有一兄弟并与其分摊享受赡养老人专扣，即可再扣除 1500 元 / 月，两者合计将扣除 2500 元 / 月，也就是 3 万元 / 年。

“如果纳税人有两孩，或是独生子女的，那扣除金额更高。”李平说，加上 6 万元 / 年的基本减除费用，再扣除“三险一金”（按年工资收入 10 万元计算，理论上可扣除 1.5 万元左右）等，个人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 10 万元的，基本无需缴纳个税。

国家税务总局此前发布的 2023 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数据显示，2023 年提高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后，全国约 6700 万人享受到了该项政策红利，减税规模超过 700 亿元，人均减税超 1000 元。

四代人的接力



图为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唐玉林在观察川金丝猴活动。

新华社 图 / 文

在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的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生活着约 1700 只野生川金丝猴，它们在林中穿梭，快乐地栖息在这片青山绿水之中。这些川金丝猴的身后，是日夜守护着它们的巡护员们。今年 56 岁的保护区服务中心太平保护站川金丝猴研究中心监测队队长唐玉林就是其中的一员。

1963 年保护区成立时，唐玉林的舅爷唐国顺是第一批工作人员，后来父亲唐代贵也加入到守护川金丝猴的队伍中。自小看着舅爷和父亲在保护区巡山的唐玉林，立志长大后接过父辈们的接力棒。

1990 年，年仅 22 岁的唐玉林如愿成为保护区第三代护林员。工作最初的十多年，保护区还没通电，山路崎岖，巡护非常消耗体力。每天凌

晨三点半，唐玉林就摸黑起床做饭，四点开始上山，赶在猴群还未睡醒前，观察和记录川金丝猴的活动轨迹和生活习性等。经过长期观察积累以及自学专业知识，唐玉林把保护区动植物分布情况逐步摸得一清二楚，成为了保护区的“土专家”和“活地图”，经常为来保护区开展工作的科研人员提供帮助。

随着近年来保护区基础设施不断建设，唐玉林巡护的路不再难走，这些川金丝猴也习惯了与人类较近距离接触，140 多只科研川金丝猴种已被成功引到山下的低海拔区，并长期在距山下河流较近的区域栖息。目前，该保护区已成为全国川金丝猴密度最大，最容易看到川金丝猴的地区。

在唐玉林的影响下，2019 年侄子唐小刚也加入保护区护林员的队伍当中，成为第四代护林员，接力守护着这片青山和川金丝猴。

百元拿货 千元销售 来历不明

——揭开地下肉毒素黑色产业链

□ 据新华社报道

不到百元拿货，上千元卖给下家，到消费者手里要数千元，来源不明、存安全风险的肉毒素销往全国各地……

前不久，甘肃省兰州市破获省内首例妨害药品管理案，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揭开行业背后的非法利益链条。

出租屋里堆满了肉毒素

兰州市一处出租屋内，5 层货架上摆满了肉毒素，上面没有中文标识，按照瓶身颜色不同被叫作“粉肉”“玉肉”“白肉”等。犯罪嫌疑人龚某交代，屋内这样的肉毒素有 2000 多瓶。

肉毒素又被称为注射用 A 型肉毒毒素。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卫生部 2008 年发布的相关规定，A 型肉毒毒素及其制剂被列入毒性药品管理，未经指定的药品经营企业不得购销 A 型肉毒毒素制剂。

兰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食药侦大队副大队长王宏斌说，在国内售卖的肉毒素需取得国家批文，经营者需取得医疗器械和药物经营许可，而犯罪嫌疑人龚某“什么都没有”。

“在当地药监部门备过案吗？”“药品的实际用途，你了解吗？”“批准上市的医美药品里有它吗？”面对民警的讯问，犯罪嫌疑人龚某“一问三不知”。

龚某的出租屋内只有一台冰箱，大量来源不明的肉毒素随意堆放在货架上，没有冷藏储存。“我们来之前，冰箱一直未通电使用。”王宏斌说。

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与监督管理处二级调研员姚晖告诉记者，肉毒素属于蛋白质生物制品，过热或过冷都会影响蛋白质稳定性，储存、运输都有严格要求。

调查发现，龚某通过快递将大量肉毒素销往全国各地，全程无冷链措施，有的快递盒中会放置冰袋，有的直接常温运输。

“正规医院可以做到专人专柜保管，日常在零下 5 摄氏度以下冷藏，配制后在 2 至 8 摄氏度保存，并且 24 小时之内使

用完毕。”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美容科主任王永翔说。

境外药品层层加价流向“黑医美”

如此大量的肉毒素究竟从何而来？流向何处？

经查，龚某长期通过通信软件勾连境外货源，低价购买大量肉毒素后加价销往全国各地，月均寄售快递超过 1000 单，月均销售额超过 30 万元。

兰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食药侦大队大队长谢鹏东说，龚某非法销售的肉毒素主要由背包客“人肉”夹带，或者通过虚报、瞒报品名等寄递入境。

龚某交代，自己长期用“飞机”“蝙蝠”等境外社交软件与韩国货源联系，拿到货后换部手机在国内社交平台用“行话”打广告。“粉肉两支，需要滴滴”“有货了”……龚某说，类似的话在社交群里一发，就有下家找他买，货品常常供不应求。

警方表示，龚某在自家住所约两公里之外的居民小区租了一个专门囤积药物的库房，邮寄货物时，从不使用真实姓名及手机号，每次都是自己装箱打包，然后跟快递员联系，在指定位置将货品交接。

通过追查付款记录和快递信息，警方确认龚某的药品流向基本为个人，他们中有的自己开店直接用来给顾客注射，有的再转卖给下家赚取差价。

“这些药品没有国内的批文，进不了正规医院和机构。”兰州市市场监管局政策法规科科长赵炳强说，按照规定，肉毒素购售应全流程可追溯，非法渠道获得的药品最终流向了“黑医美”。

兰州一家美甲美睫店店主赵某某是龚某的客户之一，她没有执业医师资格，但从两年前开始给他人注射肉毒素。“国内正规的肉毒素几千元才能买一支，我从群里拿货很便宜。”赵某某坦言，只知道暴利能赚钱，对产品没什么了解，“反正量不能打太多”。

据了解，龚某从韩国的拿货价在 80 元左右，根据行情最高时上浮到 120 元。他卖

给赵某某的价格为 1300 元，赵某某给顾客注射时收费 2600 元。

“有的‘代理’会把下家订单发给龚某，由龚某直接寄出，自己中间不接触货物。”兰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食药侦大队民警王源说。

肉毒素中毒可能危及生命

多位医美行业专家表示，肉毒素作为药品，不仅在储存、运输上有严格要求，对注射量、注射机构和注射医师也有明确规定。任何一个环节存在不规范情况，都可能导致肉毒素中毒。

王永翔说，肉毒素中毒主要表现为头晕眼花、乏力、视物模糊等，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吞咽困难、呼吸衰竭甚至危及生命。

近年来，肉毒素中毒事件不时发生。记者了解到，中毒原因包括药品不合规、注射剂量过大、操作不专业等。

浙江一家医院仅今年 6 月以来就接诊 6 例肉毒素中毒患者，都是在非正规医疗场所注射了来源不明的肉毒素导致。其中一位患者注射不长时间便出现吞咽困难等症状，后因呼吸衰竭被送入 ICU 抢救。

医美行业人士透露，市场上相当一部分肉毒素是来源不合规的“水货”。由于“水货”价格低，肉毒素有一定的需求量，暴利驱使下违法违规现象频出。

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监管处副处长沙卫涛表示，需要持续加强肉毒素购销监管力度，进一步提升药监、卫健、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协作，优化跨地区联动执法机制，对违法行为“露头就打”。

受访人士建议，探索建立医美从业人员的黑名单制度，在民众中加大医美科学常识和相关法规的宣传普及，拓宽相关投诉举报的渠道，进一步完善社会监督机制，提高购买、使用走私药品的违法成本，让医美“黑药品”无处可藏。

“消费者选择医美项目的时候，一定要理性，不能盲目跟风。此外，务必选择正规机构、执业医师和合规产品。”王永翔说。